

七十一级游戏

Seventy-Ones Setp Games

范剑平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七十一级游戏

Seventy-Ones Setp Games

范剑平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十一级游戏/范剑平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208-09827-5

I. ①七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4721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
封面装帧 加蓝工作室

七十一级游戏

范剑平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1.5 插页 4 字数 238,000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9827-5/I·865

定价 25.00 元

一个关于网络游戏的案件,是我和朋友的一次谈话中,偶然想到的。

话题是由数字、点与线、图像、色彩以及一些有趣的事情引起的。

鹤云长老独步行走在通往西域的古道上，他要去赶一年一度的盟主大会。他的坐骑在他前面领路。这匹坐骑是他连续用了三天，二十七个小时精心练就的宝物。现在，他只要在途中再得到一颗冰心玉珠，就能在天黑前进入罗布泊荒漠，穿过死亡之海——库姆塔格，第一个到达喀日达克古城。

时间，公元九六八年，秋天。

公元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，网络游戏玩家罗平，死在他的电脑桌前。

公元二〇〇五年七月五日，玫瑰花苑十七号三〇二室，发现一具男尸。死者坐在椅子上，身体前倾，僵硬的脖子支撑着头颅靠在电脑桌上。两臂下垂，十个手指离地面不到五公分，仿佛在向无情的水泥地竭力伸长。

这是间长方形的朝南卧室，没有装修，也没有任何生活家具。房屋四周是纸筋石灰抹的白色粉墙，房顶也是白色的。一些零乱的杂物堆放在墙角，杂物边横放着的一张泥工踏凳，像是谁故意遗忘在这里的。两扇窗户的玻璃，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。光线幽暗，给人一种压抑和恐怖的感觉。电脑桌放在房屋中央。电脑主机不见了，主机内置配件和接线，散落在电脑桌上。由于房间长时间关闭，浓烈刺鼻的尸臭气味经久不散。

刑侦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了重建，初步刻画出案件的性质和现场的基本特征。确定这是一起谋杀案，三〇二室为犯罪第一现场。法医鉴定，被害人年龄在二十八至三十岁，死亡时间估计在三个月左右。死亡原因，系后脑被一种沉重的物体撞击，造成脑颅血管崩裂致死。根据经验判断，很可能是被一击致命。物证鉴定专家认为，命案发生在一个固定的居住场所，案发现场陈设简陋，没有搏斗痕迹，被害人与被害现场，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。除了电脑机箱及硬盘不翼而飞，没有发现其他物品失窃的迹象。综合现

场特征,推测凶手可能与被害人相识,乘被害人不注意时下毒手。行凶不为谋财,而是另有企图。

现场勘查还发现,从卧室到餐厅直至朝北小房间的地上,留有一堆凌乱脚印。脚印新鲜,混杂。经对脚印的筛选识别,发现脚印堆中有一双大人、两至三双小孩的脚印。模拟测定,这些脚印在现场的分布,很难和死者的坐姿及现场特征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。房门有被撬的痕迹。留在门口的两只成人脚印,印痕很深。站立和用力的方向,与门框上的撬痕,形成了一个力矩。从脚印的新鲜度分析,也很难直接和案发时间相对应。

案发现场的脚印和房门的撬痕,初步确定是案发后留下的。由于找不到和被害人身份相关的物证,而且尸体已高度腐烂,一时为查找尸源,制造了相当难度。

市刑侦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戈里,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。他似乎对证实死者的身份并无多大兴趣,对一屋子的尸臭味也毫不在意,倒是死者死去时的姿势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围着尸体走了一圈,没有说话。好像死者以这样的姿势死去,是他十多年的刑警生涯中从未见过似的。随后,他停住脚步,视线越过死者微微躬起的后背,对死者的头部注视了良久。嘴里吐出一个含糊不清的名词,像是一个人的名字……突然之间,仿佛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,可以解开了。

戈里刚才在嘴里念叨的一个人,是一个网络游戏玩家。这段时间,他一直以一个私家侦探的身份在寻找他。当玫瑰花苑出现一具无名男尸时,他立即就想到了他。他围着尸体又走了一圈,两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尸体,像在思考一个遥远的问题。

一切都明白了,他不打算在现场作更多的停留。他认为,把现场交给法医和物证鉴定专家也许更加合适,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他走到门口,看了看地上的脚印,对他的副手顾岗叮嘱了几句,然后匆匆离开。

他已经毫不怀疑,坐在椅子上的死者,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他的名字叫罗平。

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雨夜,一个女人通过“110”向警方报案。报案者在电话里说,一个叫罗平的人被杀了。她强调这是一个阴谋,在说到阴谋时,报案者的情绪显得有点激动,她一再肯定,有人早就想除掉罗平了。有人要杀掉罗平,她也曾多次梦见罗平被一个人杀了。没想到,现在罗平真的被人杀了。接警员询问案发地点,她回答不知道。她说她不知道罗平住在哪里,也不知道罗平长什么模样,只知道罗平是个网络游戏玩家,注册在爱克网络游戏公司。话音未落,一阵隆隆的暴雨声,淹没了报案者的声音。随之,电话就中断了。

接警后,“110”警员立即向市刑侦总队作了汇报。总队又把电话转接给了第三支队队长戈里。年轻的队长戈里在接到报告后,没有做出任何反应,这样的电话他很少接到。按常规“110”在接警后应该向各区局报告,这一次却直接打到了市刑侦总队。报案者没有留下姓名地址,也没有指明案发地点,这个负责的接警员大概觉得案情有点蹊跷,所以就直接向市局作了汇报。

来电显示,报案电话是从本市西区一个街头电话亭打出的。报案者提供了死者的名字和爱克网络游戏公司,除此之外,能让戈里感兴趣的,就是报案者惊恐不安,然而又十分坚定的语气。他再一次调来了电话录音,录音里可以听到暴雨敲打的声音,声音若即若离,有一股被隔断的沉闷。反复审听了电话录音后,戈里突然产生了一种直觉,他似乎觉得案发现场离报案电话亭远而又远。报案者不知道是谁杀了罗平,在什么地方“有人”要杀掉罗平,她甚至连被害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,却提供了一个被害人的名字——罗平。她说罗平是个网络游戏玩家,注册在爱克网络游戏公司。这是不是在暗示,报案者和她所称的被害人,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。报案者不像在做梦,更不像是在说梦话。戈里觉得有意思,现在还不能确定,报案者所称的谋杀一定发生了,但是能够确定的是: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,在一个暴雨夜,走到街头电话亭,拿起电话,向警方报告了一起她没有看见的谋杀案。联想起接连不断发生的网络犯罪,职业的敏感告诉他,有必要找一下那个叫罗平的人。关上录音,他决定先通过爱克网络游戏公司查找罗平。

爱克网络游戏公司设在广州,接上海刑侦总队的协查电话后,一份传真立即从广州爱克公司发往上海市刑侦总队。资料显示,本市在爱克网络游戏公司注册的玩家共有三个叫罗平。罗平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名实姓,他们在虚拟世界里的网名分别是:太子一剑、玲珑小子和梅川娃子。戈里看着这一串网名,好像读了一部武侠小说。

爱克公司提供的三个罗平中,两个罗平是本市常住户口,均为男性,分别住在市东北和西南角;另一个罗平是安徽籍的外来打工者,女性,在金山区某公司财务部门工作。市局向三个罗平所在的区局发出通知,要求核查。区分局接市局的指示后,立即展开了调查。第二天上午十点,对三个罗平的调查就有了初步结果。三个年龄均在三十岁以下的罗平,全都活得好好的。警方的调查出现了滞留。刑侦第三支队开始怀疑,报案者在茫茫人海中传出的谋杀案是否真的存在。思绪在脑中转动,各种推断在互相纠缠。调查结果明白无误,然而总觉得有某些隐情深藏不露。

下午两点,区局又送来了增补材料。三个罗平,其中有两个因要参加高考,没有时间上网,另一个罗平还在网上。据另一个罗平说,爱克网络游戏公司推出的七十一级游戏,眼下在互联网上相当火爆。戈里把区局送来的调查材料又看了一遍,他不知道这些材料和一个报案电话有什么关系。市刑侦第三支队遇到这样无法立案的案件还是第一次。不容置疑,戈里的兴趣还在那个报案电话上。

一个女人在雨夜走到街头电话亭,拨通110,惊恐不安地告诉警察,有人被谋杀了,这决不会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电话。可是,报案电话被雨声淹没后,她的声音也就从此中断了。这看上去有点奇怪,她的用意不像是去阻止某个谋杀案,而是明明白白地告诉警方,谋杀案已经发生了。但是,她又提供不出确切的案发现场。

戈里的副手顾岚,正为一件积案上天津外调。刚进刑侦队的晓夏和马晨,去市第二法院查阅一起连环杀人案的材料。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。难得这样安静,难得这样空闲。他查看了几卷案宗,又想起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雨夜。

下午五点三十分,他坐到了电脑桌前。他刚通过电脑的指纹比对,破获了一件碎尸

抛尸案。现在，他想换换脑子，把电脑切换到了游戏，打开《天下第一剑》。《天下第一剑》的设计，来自一个中国古代的传说。说的是一个江湖上号称“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人”的古月道人，为救被党项人掳去的皇太子，闯过八十一道难关，最后到达西夏，救出太子，重返中原的故事。在游戏开始时，古月道人还只是一个小孩，他要闯过八十一道难关，才能成为披金带银的武圣人。戈里已经打通了七关，现在他开始打第八关。电脑指示，他必须在丛林中找到一群猿猴，用计谋把其中四只猿猴引入陷阱，至此，他就能获得三级武士证书，继续前行。四只猿猴是由其他不知名的玩家控制的。第一步，先要找到猿猴群；第二步，从猿猴群中找出他要找的四只猿猴；第三步，设法让四只猿猴一只一只落入为它们准备好的陷阱。他知道，事实上他要对付的不是猿猴，而是人。输入密码，他在电脑屏上看到了他昨天用一个多小时培养起来的小孩，在模拟的崇山峻岭里一跳一跳，你不控制他，他也会四处闯荡，不像个武艺盖世的古月道人，倒像个顽童，就是这个顽童比他打第一关时长大了些……

一年一度的喀日达克盟主大会，又称三剑客会盟。三剑客系峨眉门下的“五花八叶”六十八个拳种门派中的三大门派。他们分别是：僧门，铜头铁罗汉；子午门，鹤云长老；生门，易初道长。每年正月初一，三剑客从各自领地出发，农历冬至前，到达喀日达克。一年二十四个节气，每一个节气是他们的每一道难关。过一个节气，武功升二级。元宵、清明、中秋为三大难关。过三大难关，武功升五级。到达喀日达克必须具备武功七十一级。除了闯关过节，其余级别都藏在设计者设置的各个机关中。自游戏开发以来，还没有一个游戏玩家能够走过中秋。

门房传来询问，一个自称李强的男子，指名道姓要见他。戈里的第一个反应，觉得有点意外。李强是他的中学同学，昨天上午他刚和他通过电话。他想告诉门房，请他在会客厅等。可对讲机里，传来的却是李强的声音：他路过市局，如果他忙，他就走了。戈里说不忙，今天他值班，正在玩电脑，马上下楼。两个老朋友在会客厅相见。李强见面就说，那件事已经约了几次了。李强说的那件事，是关于一个女人的。李强已经说过，她是个小提琴家，在音乐学院附中。李强没有说她的名字，李强也没有说她的岁数。

空荡寂静的会客大厅里，坐着两个男人。他们手指夹着纸烟，靠在沙发上。他们没有再继续谈论和一个女人见面的事，他们只是随便聊着。戈里说他正在玩游戏《天下第一剑》，四只猿猴潜伏在某个地方，躺在僵硬的线路里。有一个预设的陷阱在等着它们，猿猴们还没有进入，你就来了。李强仿佛对电脑游戏并无多大兴趣，他问戈里什么时候有空。戈里想了想说，明天下午他有半天时间。李强给了戈里一个地址。李强说明天下午两点就在那地方见。戈里答应，明天下午。

送走李强，戈里坐电梯上五楼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他没有想到李强会为这件事，特意来找他。一个女小提琴家，李强说是他的朋友。高中毕业分手后，戈里和李强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戈里不知道李强还有这么一个朋友，一个小提琴家，一个李强不肯

说出名字的女人。生活中，往往会有许多不可知的事，让你去想，让你去猜。

他喜欢在行走的途中，想一些神秘的事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从一个女小提琴家，想到了一个匿名女人的报案电话。

报案人选择的报案方法有点特别，她用的是街头固定电话报案。是真有案情，还是恶作剧。如果是真有案情，她这样做，至少说明三点：一、没有手机，或者不愿暴露自己的手机号码；二、不愿暴露住宅的电话号码，或者住宅没有电话；三、根本没作任何选择，就直接走进了电话亭。是有点奇怪，一个暴雨夜，一个不知名的女人，莫名其妙地走到街头电话亭，打了一个报案电话，说有人被谋杀了。她十分焦虑，惊恐不安地说了一大堆，却唯独没有说出凶手是谁，案发现场在哪里。

第二天午后，戈里身着一套耐克运动衣，那神情不像是去赴约，倒像是去网球场。李强有车，但不敢来接他。他自己也有车，是警车，他也不敢开着警车去。他只能走，一路抽着烟走着去。

按照地址号码，戈里找到了那家和李强约定的酒吧：下午两点酒吧。李强已经到了。大概是出于职业习惯，一半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，戈里注意到了酒吧的名字。他坐下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李强：这间酒吧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——下午两点——怎么看都不像酒吧名字，倒更像是个接头暗号。下午两点酒吧。现在正是下午两点。戈里和李强到了一个名叫下午两点的酒吧。

这不是暗号，这是一个密码，李强平静地说道。

昨天下午两点，戈里在琢磨一个陌生女人的报案电话。今天下午两点，戈里在一个叫做下午两点的酒吧等待另一个陌生的女人。李强事先没有告诉他约见人的名字，也没有告诉他酒吧的名字，只告诉了他一个时间和路名地址。他就这样走进了下午两点酒吧。戈里现在急切想了解的是，李强约定的女人，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下午两点酒吧。他看了一下手表，时针指在2上，分针指在5上。这是个明确的时间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，也没有让他产生任何幻觉。当他坐定之后，当他再一次注视时间时，却意外地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气氛。

李强说了，这个女人，是他的朋友。李强说了，这个女人，是个小提琴家。李强没有对她多作介绍。李强故意制造的神秘，在此刻起了作用。好像他此刻坐在下午两点酒吧，他此刻的心情，是他在走进酒吧之前，就所能预想得到的。

他坐在沙发上，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夏凡诺的《春日》。这幅复制的油画镶嵌在一个带有深褐色木纹线条的玻璃镜框里。镜框玻璃正对着酒吧的门。他和李强边抽烟边聊着，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幅油画。他不是在看画，他是在看镜框玻璃上映出的门。

她仿佛不是推门进来，而是直接从镜框里走来的。他一眼就猜出，镜框里穿风衣的女人就是她。

进门后，她没有继续往前走，而是收住脚步，停在门的一边。她的脸被一道阴影遮住，看不清楚。她抬起头向前看时，头部正好和画里一丛浓烈的花环重叠，像是戴了顶

美丽的宽边帽子。李强抬起手腕看表，随后抬眼看他，像要和他对一下时间。其实他早就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她。他有意迟疑了一下，没有马上起身去迎接她，他要印证自己的猜测。

相信不用介绍，他已经猜出了她。两点十五分，非常准时。李强约定她的时间，比他们到的时间晚了整整十五分钟。

虽然她从未戴过帽子，但是在他看来，第一次她就是带着她的宽边风帽来的。他脑中留下的这个印象，除了镜框上他看到的叠影，还可能和她第一次穿的那件风衣有关。他记得当她在下午两点酒吧坐下后，她没有脱风衣，她只用双手撩了一下风衣的下摆，和着风衣坐下。她坐在转角沙发转角的另一边，身体和墙上的《春日》成一条斜线。她从左侧能看到那只带有深褐色木纹线条的玻璃镜框，她的右侧坐着李强和戈里。她已经知道他叫戈里，是市刑侦队长。戈里向她笑笑，她礼貌地点了点头。

她是位小提琴教师，在音乐学院附中教小提琴。转角沙发前一张低矮的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三只玻璃杯。两杯啤酒，一杯柠檬水。桌子是长方形的，两杯啤酒放在长方形的长边上，柠檬水放在与长边相交的短边上。转角沙发是深蓝色的，长方形桌子也是深蓝色的。桌子上的饮料是各人自己点的。

她喝柠檬水。她举杯喝柠檬水的样子，让他想到她要出一次远门，此刻正静坐在飞机候机室听喇叭里传出的登机声。她放下手里的杯子，她看杯子里的柠檬水。她大概也注意到了墙上的油画，她把目光轻轻送去，在油画上停留了一会，然后收回目光，继续看杯子里的柠檬水。一个静得让每一个在她面前的人都不敢多说一句话的女人。李强喝了口啤酒，他拿起杯子他想他也应该喝口啤酒。他看着手里的杯子，他没有喝。《春日》还挂在下午两点酒吧深红色的墙上，鲜花盛开着，宽边帽子不见了。

她戴帽子与没戴帽子，不是取决于镜框玻璃，而是取决于眼睛。在他看来，风衣风帽是一个整体，是连贯的。在整体的印象中，可以从风衣联想到风帽，但在真实的个案中，有风衣就不一定有风帽，由风衣推断风帽的结论就不能成立。戈里重新从桌子上拿起玻璃杯，喝了一大口啤酒。两个男人不紧不慢地交谈着，她坐在一边听着。下午两点在幽暗的光线中，酒吧深处独奏的萨克斯管，忧伤的乐声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。

一位小提琴女教师，一个身穿浅灰色风衣的女人，和市刑侦队长坐在一起，在下午两点酒吧。她好像本来就应该有顶风帽，现在没有了帽子，或者帽子不见了。帽子不是丢了，而是从他的眼睛里消失。几天后，他曾和她谈起他印象中的风帽，他没有说下午两点酒吧墙上的油画，他只说他印象中有顶风帽，她是戴着风帽走进下午两点酒吧的。一顶带宽边的风帽。

她说一顶宽边的风帽。

一个话不多的女人，是不会随便说一顶宽边风帽的。戈里知道，他和她一分手，就会马上想到要见她，决不会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。她确实长得非常出众，有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。这双眼睛注视你时，会让人联想到泉水底下静静躺着的原始胎石。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有这样动听的名字，天婵。她的名字，是他在下午两点酒吧认识她的那天

才知道的。在他们见面之前，李强一直不肯说出她的名字。

李强在电话里说，她喜欢古典音乐，她有一把古琴，古琴是她祖父传给她的。由此，他推断她一定藏着一些他人无法知晓的故事。

第二次见面，是在一家咖啡馆。她在音乐学院附中教小提琴，但她不谈论音乐。他是个侦探，他也不讲探案故事。好像他们只有默默地坐在一起，偶尔说上几句才是他们最需要的。后来他大概觉得应该说些什么，于是就说到了风帽。她有点意外，随后她说了一顶宽边风帽。这句话的含意戈里一直琢磨不透，像反问，也像疑问，更像是自问。这个话题后，沉默了足足好几分钟。他们的目光落在桌子上的同一个部位，就这样又停了良久没有说话。接着他说，在下午两点之前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她说下午两点之后她才知道，听一个人说话有时候是相当愉快的。他们没有谈论他们是怎么会坐在一起的，他们也没有再继续谈论下午两点酒吧。仿佛他们的年龄早就应该懂得的男女之爱，在第二次见面的咖啡馆里，还是羞以启齿。在咖啡馆门口分手时，他们没有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肯定还会见面的。

在咖啡馆的几个小时里，他获得了一种在下午两点酒吧所没有的感受。这种感受是因她而起的。在下午两点酒吧她一直低头看桌上的玻璃杯，没有说话。在咖啡馆里她也没有多说话。好像说话对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。沉默，不开口。尽量回避，甚至不说。然而，在咖啡馆里她却说了，有时候听人说话是愉快的。女人隐蔽的心思，她们的习惯与不习惯，往往和她们内心深处某种纠缠不清的情结有关。一个女人雨夜走到街头打电话，一个女人身穿风衣坐在酒吧里，这中间深藏着的含义，该如何去猜。

和天婵分手后，他沿着苏州河走回家。他的思绪无疑还留在刚刚离开的咖啡馆里。她的风衣和她今天的着装一样，是她区别于其他女人的最好注释。宝蓝色立领长袖衬衣，领口镶嵌着一粒本色纽扣。植物纤维织成的面料，柔软光滑，宽松飘荡。她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坐姿，愉悦地接受她身处的环境。她是那种能够漠视一切，然而内心炽热的女人。仅仅和她相见了两次，他就有了这样的印象。这样的女人不会随便和人说话，但是这样的女人决不会冷漠。

由于走在苏州河边，由于想到了咖啡馆，想到了女人身上难以猜测到的秘密，想到了远在她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，看似毫无预感，然而足以毁灭一切，甚至是自己生命的秘密。他无法向自己解释，他是怎么会突然想到另一个女人，一个被抛尸苏州河的女人的。

她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一具女尸，年龄在四十岁左右。某日凌晨，她出现在苏州河里。两耳佩戴一副镶嵌着祖母绿宝石的凤尾形耳环，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蓝宝石钻戒。穿戴完整，左脚上留着一只意大利名牌皮鞋。死者脖子上有一道勒痕，表明死者是先被勒死，后被抛入苏州河的。迹象显示，害命不为谋财。最后查证到，凶手是死者的丈夫，他供认杀她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她的冷漠。

据凶手交代，他移尸抛尸的目的，不是为了隐瞒真相，而恰恰是为了要把她置于光天化日之下。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该死，是他杀了她，杀了她几十年的冷漠。任何借

口,都可以成为杀人藏匿的理由。然而,戈里并不认为事情就如此简单,隐蔽的动机虽然难以探明,但往往这就是致命的。一个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,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被人杀掉。杀人与被杀,肯定都是有原因的。这是戈里进刑侦总队后,参加侦破的第一件人命案。十几年里,他破获的命案不计其数。他由此想到,如果罗平真的死了,那么罗平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人谋杀了呢。

案情似乎和一个女人有关,一个年轻女人。“这是一个阴谋,有人早就想除掉罗平”。这句话说明什么,这句话最明确的指向,是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。这句话还暗示她和罗平及与罗平相关的生活环境很熟,很可能知道一些除了她和罗平之外无人掌握的事情,但她又不“认识”他,是这些事直接导致了案件的发生。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:被害人、报案者、凶手。报案者无疑是这个三角关系的交叉点。谋杀案虽然还不能成立,但也不像恶作剧。如果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表演的一出戏,那么她一定会说出一个案发地点,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很难想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,带着这样的情绪,和警察开这样的玩笑。如果她是凶手,她报案的动机又是什么?况且再蠢的凶手也不会在电话里留下声音。排除她是凶手和排除她在恶作剧,是基于同一个理由:有悖常理。

现在作一个假设:她是一起谋杀案的知情者,她和被害人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,但她又不能提供被害人更详细的情况,她甚至不知道被害人住在哪儿。如果假设成立的话,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:她是如何获知被害人被谋杀的。虽然报案者没有指明被害人的性别,但直觉告诉戈里,假定谋杀案成立,被害人一定是个男性,凶手一定是个让报案人感到害怕和无法对付的可怖的人。她报案时甚至还没有摆脱掉死里逃生的恐惧,好像正在被追杀的人是她。

“有人”在追杀罗平,结果罗平真的死了。如果罗平不死,死的也许就是她。当戈里想到死的也许就是她时,他让自己的思绪在此处停住。她不像在做梦,她只不过是遇见了梦境,她整日提心吊胆的事终于发生了,于是就报了案。梦里发生的事是另一个世界的事,却印证了她睁眼后看到的事实。她看到罗平死了,于是就惊魂未定地告诉了警方。这样的推断看上去像部幻想侦探小说,然而,世界的事实往往比小说家的虚构来得还要复杂。

戈里猜测,报案者本人很有可能也是一个游戏玩家,虚拟世界搭起的一座桥,能相遇而并不一定就能相识,所以,她能提供的最直接的线索就是:罗平是一个电脑游戏玩家,注册在爱克网络游戏公司。

他从江西中路拐到福州路,进了上海书城。书城,在戈里的记忆深处,永远是个新鲜名词。他从书城的一楼走到五楼,再从五楼到一楼。临走,带走了一套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。

有一章题为《世界是个人内在的投射》中的一段话,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在这本汉译为《谋生之道》的克里希那穆提作品的第六章,是这样开始的:要想知道问题,我们的心不但要完全地、完整地了解整个问题,而且要能够敏锐地追踪问题,因为问题从来就不

是静态的。这段话,勾起了他思索的乐趣。完整、追踪、静态,这几个词在他脑中不断组合分解。他用他的思维方法,领悟到了整体的运动和变化的作用。他接着又读到:你和我依我们的生活方式,制造了混乱或秩序。你怎么样,世界就怎么样,这个事实既简单又基本。

时代变了,人们的娱乐方式变了,犯罪的手段、动机也变了。在一份娱乐行业动态资料汇编中,他获知目前全国电脑网迷有一亿多,这个数目超过了上海固定人口总数的六倍,统计数目还不包括在家里偶尔上网的人。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买电脑就是为了玩游戏;韩国四十岁以下的男人没有一个不玩电脑游戏的。网络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,即使不懂电脑的人,也不自觉地进入了电脑网络。整个人类似乎被一张巨大的网覆盖着,离开电脑网络,就等于离开地球。巨大的商业利润,隐蔽的内在动机,以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,把人与人互通起来,而罪恶往往就在此滋生。类似的网络犯罪,已经成了警方最感头痛的棘手案件。不说涉及国家机密的高科技犯罪,单说普通刑事案件,就屡有发生。最近警方就连续破获了好几起利用信用卡盗窃诈骗,和银行内部的金融犯罪。

如果电脑网络游戏玩家罗平,确实是被谋杀了,其中定有隐情。这将会是一桩什么样的案件呢?戈里就是放不下那位匿名女人的报案电话。

走在大街上，你时常会在拥挤的人群里，注意上某个女人。不一会儿她就消失不见了。你继续行走，又有几个女人会陆续出现。你没有停下脚步，街头拐角处转身的女人已经不是她了。你在回头或者没有回头之间，你愉悦。你不会去猜想，她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群里，她们去哪里，她们出门前精心打扮时的心情。你更不会去猜测，在这座变化着的城市里，在人生变幻的旅途中，她们为什么这样行走，走在大街上，无缘无故地走在大街上。她们似乎长着同一张脸，这张脸也在变化，不是脸与脸的变化，是同一张脸的变化。你不认识，你当然不认识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她们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名字。你不用猜，你猜不出她们的名字，你无论如何猜不出。但她们都是真实的。她们是真实的女人，她们不是想像中的女人，她们十分真实，真实得就像阳光下的一座花园。

她叫林倩，是本市一家区中心医院的内科医生。她偶尔也会上街，但她肯定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女人。称她女人似乎不太恰当，她今年才二十八岁。她谈过恋爱。除了她的父母，没有几个人知道她谈过恋爱，更没有人知道她过去的恋人是谁。她是个年轻医生，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她认为首先应该医治的是她自己。她除了一天八小时在医院上班，其余时间几乎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她和她父母同住一套一百五十多平米的三居室，她有一间独立的房间。她很少去客厅，也从不看电视。每天吃完饭，放下饭碗，就立即从餐厅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。用她的话说，她全部的真实生活，都在这间卧室。她的卧室连着一间厕所，卧室里有一台小冰箱、电话、电脑。她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手机，手机是给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人留的。她同外面世界的联系，仿佛就到此为止了。所以，这间房之外的世界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无法把她引出去。这样的生活，她已经连续不变地过了几年，直到她父母想起女儿年近三十，该谈婚论嫁了时，还是没弄明白，女儿在房里到底干些什么。隔着房门听不出有什么值得引起注意的事，即

使房里偶尔有一些响声，也是木椅子脚不小心碰撞地板发出的。后来母亲把耳朵紧紧贴在门上，十分仔细地辨听，才听到阵阵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。声音敲得很急，像在发一份加急电报。母亲猜测女儿是在玩电脑，可她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女儿怎么能整夜整夜地陪着电脑玩。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，像一间隔断的密室，令她父母担忧。母亲趁她不在的时候，走进她的房里东敲敲西摸摸，才证实原来她的女儿确实是在摆弄她的电脑。

晚上吃完晚饭，她起身回她的房间，走到房门口没有马上进房，她手拉着门把，一字一句地对她父母说，有人进过她的房间了，她的房里有探头，她都看到了，吓得她父母几天都不敢出声。白天黑夜的，和着魔没什么两样。父母知道女儿心里深藏着的苦，可是那事已经过去几年了，女儿也应该换一种心情，重新生活。女儿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类似的话只能放在心里，当着女儿的面，他们是不敢说的。有好几次，女儿走出房门，准备去上班，父母看不出女儿到底是一夜没睡，还是没有睡醒。都是那台电脑闹的，女儿是在折腾自己。父母也只能佯装没有看到。然而，最近几天，这间房有点异样，耳朵贴在门上听不到声音了。女儿在医院请了长假，他们还以为女儿终于能听从医生的劝告，放下电脑早早睡了。所以，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，发生在她房间里的事，谁都不知道，包括她的父母。

那天是星期六。戈里查阅过《新民晚报》，他用铅笔在一张十六开的书写纸上写下了几行字：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，星期六，农历二月二十四。罗平。爱克网络游戏公司。有雨，雨量大到暴雨。电话录音里听到暴雨声。他把这张书写纸夹在书架上十一卷本的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第三卷与第四卷之间。书写纸的三分之一露在书卷上头，以便他进书房时，能随时看到它。这张竖在他书房里的纸片，让戈里时常想起雨夜的报案电话。

又是一个星期六，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。昨天一个重案刚结案，他可以喘口气了。他的工作是不分时间地点的，工作间隙的遐想，是他最好的休息。他有许多朋友，这些朋友他很少见面，他们的名字只储存在他手机的记事本里。他也很少能像从前那样挑灯夜读，翻开书没读上几行，大脑就马上会被各式各样纷乱的念头占据。一遇上无法摆脱的思绪时，他就浏览报刊杂志。他订了好几份报纸，读报能使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。足球、NBA、围棋，社会新闻，他都会随便翻阅。他办公桌上的卷宗在没有定案之前，是谁也不能看的。即使定案后，也必须归案入档，新闻则是给平民百姓在茶余饭后聊天议论的。四月二日的《新民晚报》是他在几天后，从一大堆报纸中找出来的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一纸片上记下这天的天气情况，这可能源自他在读书时养成的一个习惯，他认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，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，不存在无用的知识，无用乃大用。当上刑警后，他更进一步认为，对一个好侦探来说，思索和推测的界限是不能界定的，也就是说任何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。即使一个信息已经可以断定与案件毫不相干，但只要能激起一个刑警对另一个空间的想象也是有益的。他饶有兴趣地读着晚报上的社会新闻。

四月二日的晚报报道,深夜一辆肇事车,在沪宁高速公路撞翻一辆丰田汽车后逃遁,目击者可与警方联系。还是四月二日的晚报报道,一个人室偷窃的盗贼,撬入一家民宅准备行窃时,遇这家主人正从梦中睡醒上厕所,贼受惊吓,当场晕倒,被房屋主人逮个正着;东方医院将对安徽籍连体婴儿施行分体手术;有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,私自攀爬金茂大厦,中途方知命悬半空,连呼救命,后被消防队员救下;原温州市副市长利用职权侵吞国家大量钱财,女贪官携巨款出逃一年后,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。一天二十四小时,世界上会发生多少事,要命的事,荒唐的事,好事坏事,一小时,一分钟,一秒钟都在发生。那么四月二日雨夜,究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呢。戈里手里拿着四月二日的《新民晚报》:有雨,雨量大到暴雨。

四月二日星期六,林倩已经快疯了。大约在十几天前,她打开电脑,发现有新邮件。看邮箱地址,她知道是罗平发来的。这封邮件不足二十个字,当她读完这封短短电子邮件后,第一个反应是有点害怕。罗平在邮件里告诉她,一些事他正在处理,库姆塔格他独自来打。她反复读了几遍后,便预感到七十一级游戏要比自己设想的复杂。过了三个小时,罗平又发来一个邮件,用的是一个她不熟悉的电子信箱,邮件只有六个字:危险,不要联系。这封邮件之后,罗平两天没有消息。第三天,她接到了罗平的电话,罗平在电话里告诉她,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,他要去别处躲避,叫她不要给他打电话,等他的消息。但是,过了几天,她突然在医院收到了罗平的一封特快专递,罗平在信里叫她千万不要再上互联网,不要和他联系,也不要和任何人联系,并向她透露了他的计划。这封信写得很仔细,她预感到,问题可能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。两封邮件储存在她的收信箱里,一封特快专递被她烧了。不祥的预感,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,越来越明显了。她一闭上眼,噩梦就接踵而来。她不知道她该如何处理眼下的事,她只能让电脑开着不敢上网,只能眼睁睁地等。

拂晓前,悬挂在空中的半月还依稀可见。天刚亮,突然狂风大作。一阵阵狂风,像黎明后醒来的巨人,从东北方向朝市区的各个角落狂奔而来。林倩坐在电脑桌前,根本没有想到应该起身去关一下窗户。她双目紧紧盯住电脑屏,眼睛由于长时间地注视荧屏而隐隐作痛。即使这样,她的目光也无法穿透屏幕,找到她要等的消息。她的眼睛泛着疲惫,和她眼前呆滞的电脑屏一样。目光和屏幕的距离最多不超过二尺,这个距离让她感到无奈又无助,因为她无法收缩住这个不到两尺的距离,从屏幕直接进入到电脑里面去,透过那块死死挡在她眼前的玻璃,把她内心的恐惧看个明白。离罗平最后送来的特快专递,已经整整过去了六天,他的邮件还是没有出现。电脑是死的,仿佛直到此时她才明白,原来电脑是不通情理的。她想起罗平曾向她透露过他的忧虑,他说他总有一天会永远告别电脑,隐退江湖,在网络世界销声匿迹。

她和罗平是网络游戏的搭档,这件事已经有几年了。她的网名:疾风水上漂;罗平的网名:冷面小达摩。两人阴阳互助,齐心协力,这股阴冷的旋风施展出的魔力,着实让各路游戏玩家望而生畏。两人在网络游戏大大小小的比赛中,屡屡获胜。出于一种难以说清的原因,他们从未亲自出面去领过任何奖项。疾风水上漂和冷面小达摩行走江

湖多年，却从未湿过水。他们破迷阵机关，占领地堡垒，过关斩将，在游戏世界里积蓄了一大批财富和传世之宝。有玩家曾发帖子盛请他们从暗处走到明处，约个时间见庐山真面目，也可以让各路英雄长长见识。这不合规矩，他们从不露面。神秘的力量在于保持沉默，这样就更加神秘。无奈之下，有玩家在網上，用他俩网名的字头字尾，合送一个外号：疾风达摩。疾风达摩从此纵横网络，名满天下。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会在模拟的武林世界，虚拟的用武之地，招致杀身之祸。

事情的起因，还得从游戏说起。疾风水上漂得知有一个网络新游戏，名为《三剑客会盟》，玩家称作七十一级游戏。游戏根据一千年前武林三大门派，西域古城争霸的故事研制开发的。游戏以农历二十四个节气和设置的迷宫机关为每一个关卡，其中元宵、清明和中秋分别为三大难关。穿过死亡之海——库姆塔格沙漠，拿到七十一级武功证书，方能进入古城会盟。据说游戏投放市场以来，还从未有人打通过中秋，更不要说拿到七十一级武功证书，直达喀日达克古城了。于是，疾风水上漂就发邮件给冷面小达摩，询问他有没有兴趣。冷面小达摩回信：早知此事，已作好准备。随后，他们向爱克网络游戏公司注册，攻打七十一级游戏。疾风达摩在《三剑客会盟》中选定了子午门鹤云长老。一旦选定鹤云长老，僧门铜头铁罗汉，生门易初道长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对手。现实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，在虚拟世界里都可能发生。现实世界里做不到的，虚拟世界里都可以做到。一介书生可以操纵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天下第一人；一双纤弱的小手可以让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全部撤退，这就是游戏。

公元九六八年，鹤云长老是峨眉“五花八叶”六十八个拳种门派中的子午门门主，他的领地在四川峨眉山。游戏从打山门开始。疾风达摩指挥鹤云长老从峨眉山金顶出发，绕过后山铁索桥，直奔一线天，万人莫过关，只用了十分钟就打到了山脚下。这是游戏的序幕，当鹤云长老用形意八卦拳打过一线天，拿到了一把双刃寒光宝剑后，屏幕上出现的一块绿牌显示：武功十级。随即屏幕又飘出一条黄色绸巾，上书四个粗黑大字：一路平安。疾风水上漂和冷面小达摩用密码做了暗示，那意思是告诉对方，小心暗藏杀机，这是指游戏而言。他们经常会用只有他们才懂的电脑言语说话。他们的人生经验并不太成熟，但在虚拟世界里对付起模拟的人和物来却游刃有余。离游戏要求的七十一级，他们还有六十一级要打，他们将一级一级打上去。

正月初一午夜，鹤云长老一身白色短打，白发齐肩，白须飘胸，手持双刃寒光宝剑，从峨眉山山脚出发，开始了他向西域进发的艰难旅程。疾风达摩的目标是喀日达克古城，他们坚信鹤云长老必将第一个到达喀日达克，成为三门归一的新一轮盟主，统领“五花八叶”六十八个拳种门派，独霸武林。此时，鹤云长老的武功还刚到十级，元宵将是遇到的第一大难关。

网迷们熟知疾风达摩是一对无与伦比的搭档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对搭档却从未见过面。林倩，罗平；疾风水上漂，冷面小达摩。一个真名，一个网名。可见人生短暂，取两个名字也不为过。

疾风达摩攻打到元宵时，遇到了生门易初道长和江湖中号称团圆老人鬼震子，联手